

27.01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上)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料，即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要求作者对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一定要坚持真理，存真求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撰写稿件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论长短，只要有一定史料价值，我们一律欢迎。对于同一事件而所叙有出入的，也可以多说并存，不强求一致。文史资料不同于历史，还必须通过历史科学工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得出较全面正确的结论。

文史资料工作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实，各界人士政治热情高涨，许多老人热心于文史工作，愿在有生之年，用撰写史料的实际行动来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历史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经验证明，通过史料的征集工作，扩大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团结联系面，充分调动了具有丰富阅历的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使他们也深深感到有为四化服务的机会，因而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成都是西南重镇，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清末以来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事件还和全国息息相关，都迫切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我们恳切希望经历过各项历史事件的老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放手积极参加史料撰写工作，如今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已所剩无几，参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人也为数不多，这些老人年逾古稀，必须趁他们健在的时候，将他们所掌握的革命史料和近、现代史料抢救下来，这须要我们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同时也竭诚希望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给与我们大力支持。

我们这次编印文史资料选辑，尚属初创，经验缺乏，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多提意见，更希望对史料能给予补充和订正

一九八一年八月

辛亥革命杂咏(之六)

朱 德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群众争修铁路权，

志同道合会全川。

排山倒海人民力，

引起中华革命先。

目 录

发刊词

四川辛亥之役

向楚遗稿

四川省博物馆供稿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1)

四川保路运动亲历记

黄绶遗稿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23)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俊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49)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者罗纶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84)

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坚人物张澜……………廖友雄(112)

乘时平乱上台的尹昌衡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127)

回忆我的父亲张列五……………张映丰(145)

缅怀事略……………胡蓉蓉(161)

忆彭家珍大哥……………王菊逸 彭家慈 彭家祥(172)

朱之洪的一生……………彭鼎权(177)

我所知道的徐子休……………陶范生(185)

朱山事迹·····	黄维荃(202)
镇压保路运动的元凶赵尔丰·····	姜蕴刚(218)
智擒赵尔丰·····	陈祖武(238)
鄂军起义杀端方·····	黄绶遵稿 黄海基 蔡济生整理(241)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大事记·····	梁玉文 蔡济生(249)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诗词

辛亥革命杂咏(之六)·····	朱德
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	陶亮生(111)
中山颂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	梁伯言(126)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史诗十二首·····	张圣庄(264)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赞·····	韩文畦(267)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敬献七律二章·····	杨续云(184)

四川辛亥之役

向楚遺稿

四川省博物館供稿

成都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整理

四川革命，蘗芽于清光緒甲午(1895年)以後。乙巳(1905年)七月，中山先生在日本，同盟會初成立，黃金鰲首奉派回川，聯絡會黨。丙午(1906年)復派黃復生、熊克武等先後返國，發展同盟會員，四川革命黨人，因以興起。

成都丁未(1907年)之敗，黨員有告密者，在省同盟會員決議，以會員品類流雜，稍分居者行者為兩組，居者專一學術，團結忠實黨員為中堅；行者和附起義效奔走，非要事不相聞。延致黨員尤矜慎。以東珠市街第二學堂為幹部，別營牧場于西安，為西南秘密機關，以謝持、鄒杰、李一支主之，當時黨人所稱實業團也。不二三年而黨徒日集。

辛亥(1911年)春，立憲黨人首攻巡警道羅肇祥，官紳間浸乖睽不調。爭路事起，憲政黨人方執條文，以法律相抗爭，所持者為國有民有二端，而非有志于革命也。川中黨人，愆三月廣州革命，以無人民響應致挫敗，思乘機再起，和附爭路，鼓動民氣益激昂，日推月大，遍于全川。

五月，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各州縣先後立協會。朱之洪、劉聲元自川東至，曹篤、方潮珍、劉裕光、王殿廔等數十人日訟言推動之。篤并陰結附省各縣諸黨人，溫江李樹勛，郫縣張尊，新津鄧子完，崇(慶州)溫(江)閬哥老會傾向革

命者数百人，各集中待命，密书报省党人朱之洪、刘声元等为之斡运。

清廷严旨镇压，乃议召股东大会，扩组民众大会。时法律学校、叙属中学、第二学堂诸加盟学生，集四圣祠者六百余人，受刘继旭指挥，杂入民众中，于是民众大会颇一致。七月即依大会决议，全川罢市罢课，以抗政府。继并声言，从此不纳赋，不出杂捐，抵股息。总督赵尔丰命司道县官解慰开市，不听。

七月四日，荣县党人王天杰即发动县人罢市罢课，止纳赋捐，接收征收局，率民军训练所学生百余人，拘留县官局委。二十三日，天杰以总团长就五保镇号召民团千余人，枪数百挺，托名保路，布告起义。兵入城，居民多逃避，能需无出。天杰父国平誓于众曰：餉不济，愿竭家财充之。

时县人朱国琛在成都，亦撰自保商榷书，散布铁路公司会场，时开股东会，与会者数百人。尔丰得书，视其词安，疑谗议局议长蒲殿俊等所为，遂于十五日捕蒲殿俊、罗纶等九人，指为反逆，谗词入告。川人闻警，书木板为景皇帝牌位，各燃香顶礼，环跪总督衙门，痛哭为罗纶等请命，营务处出征募挥兵开枪击之，毙数十人，众仍不解，征募复命防军燃大炮轰之，成都知府于宗潼大哭，以身障炮，得免。而巡防军追逐路民，践踏伤夷者不可胜计。逾日，城外居民复纷纷裹白巾，冒雨奔城下乞情，征募复命开枪击之，死者又数十人。自是西南附省数十州县，更迭起民团，赴省营救，防军与战，颇杀伤，革命党人遂结合同志军哀号起矣！

曹笃于蒲罗等被捕日跳走南门，与朱国琛等就农事试验场裁木版，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戮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于夜分投江中，乘秋涨顺流，不一日几

传遍川西南，当时土人惊曰：“水电报”也！

筹即驰赴川西各县，阴为布置，并派刘裕光走乐（山）、井（研）、仁（寿）、富（顺）、荣（县）、威各县，密促诸党人发难。党人向迪璋自双流闻耗，亦联合哥老会首领及王辅权等，征公口，出枪械，募捐各请愿，救蒲罗诸人，团结同志会。先集红牌楼，不一二日，同志军达双流者逾六千人，环邻八县皆景从。巡防军分三路包围同志军，驻军管带邱某，密告迪璋为南路首要，迪璋乃潜赴川西南各县，促哥老会响应，以抗防军，树声势。于是同志军纷纷起，温江则李树勋、冯时雨，邛州则周鸿勋，郫县则张尊、杨靖中，仁寿则邱志云、秦载庚，井研则陈孔白、姚孔卓，荣县则王天杰、李晁父、范华阶、范受生，屏山则李燮昌，乐山则罗福田，荣经则罗日增，青神则赵南浦、余子静，资中则周星五。

其他哥老会首领，新津侯邦富、杨俊臣，崇庆周朴斋，灌县姚宝珊，双流林某，温江吴庆熙、孙泽沛，井研邓大兴，乐山钟明亮、刘清泉、胡朗和，青神游培基，犍为胡重义、朱勉交，仁寿王子哲，威远杨少南，眉山赵子和等同时蜂起，多者数千人，少者亦数百人，向成都出发，民气一动而不可复静。

七月十七日，同志军与防军战于红牌楼，清军将领姜登选、方声涛、程潜、张次方、陈锦江皆革命党人，各领兵督战，命前锋取自卫，勿得辄伤平民。登选率炮兵，当攻新军时，施开花炮数百发，皆阴取去信管，律相持不下。声涛为东路指挥，兵抵秦皇寺，不进，乃自诩曰：敌众我寡也。诸路同志军不甚知彼己，以为清军劣无能，不足畏，而士气反益壮。

八月中，陈锦江领兵一连抵温荣间三渡水，与李树勋、冯时雨兵遇，率全军反正。周朴斋、孙泽沛、吴庆熙诸部，素昧

革命大义，以锦江官兵也，乃仇敌，集众图之，树勋、时雨力阻不从，遂戕锦江，悉杀全连兵，并截时雨家属。姜登选闻报，震怒，以同志军愚而暴，立挥所部兵攻新津，不半日城陷。

方潮珍在青神指挥民军，既得耗，火即移书姜、方，与之约，登选兵至新津，声涛兵至籍田铺，皆请停止前进，俾川南党人得以民军力取数十州县为根据，即易帜共义，今日且普视川西同志也，方、姜如其言。

笃与潮珍等既筹画，浹旬间而彭（山）、眉（山）、青（神）、井（研）、仁（寿）、邛（崃）、名（山）、洪（雅）、夹（江）、荣（县）、威（远）十余州县相继反正，时八月上旬，武汉尚未起义。

哥老同志会中某某，不解革命运用，以为保路之役，所仇者赵尔丰，所救者蒲罗诸人，而反对排满，遂杀官吏，以此龃龉，秦载庠在井研，遂为邓大兴所害。党人文鸿模、肖参、曾昭鲁、范爱众、陈范九、王裕书、李善波等分途开解之，范、陈、王、李皆陆军学生，尤阅历艰险，周旋诸军间，党人与哥老同志军，自是益接近，取联络。

八月下旬，同盟会员邓絮率同党邓树北、马集成、舒兴复等在屏山组革命军，攻下县城，宣布独立，以树北为司令，县官金正炜挟滇军反攻，克之，执树北，械系至叙州，惨死。文鸿模初任叙永学校教员，同志军兴，即集合学生组革命团，旋由泸州之井研，与肖参同遇险，逸去，走自流井，再纠合徒党，有众逾万，乃还隆昌，与黄万里、陈石溪谋反正，是月廿日，率众二三百人入城独立，建革命军司令部，推县人程石溪、曾倬三为统领，郭书记鯪为县长司令，司令即县长也，文显模、曾昭鲁为秘书，李式之、戴辅臣为交际员。是役也，黄万里为

主谋，郑挥武、李咸有、薛瀛海、魏九如、黄源江、黄志仁、程泽湘、黄汉期、金铛、郭仁珊、陈舜五、廖廷兰诸人与焉，而全县哥老会人亦杂厕，黄金鳌先所组“大同公”实为中坚。不数日，讹言雷动，或曰成都官兵至，众汹惧，万里、显模独镇静，日夜守城如故，已而寂然。其时有哥老首领郭莲舫尤反动，乃命曾倬三率兵击杀之，县事遂定。

当争路初起时，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奉清廷命入川查办，并率鄂新军戡乱。重庆自成立保路会，开会万余人，推党人朱之洪等为代表，端方至夔府，之洪等上书，要以三事：一事请伸川民冤抑，二事罢入川军队，三事释蒲罗等。端方以川人正称乱，率兵乃朝命，然许奏释蒲罗诸人。

重庆城隅间及诸台观，大抵皆为同志会演说，而府中学堂故有同盟会机关部，党人张培爵时为中学堂学监，与监督杨庶堪及谢持、朱之洪、杨霖等皆旧同盟会员，自之洪被举为川汉路重庆股东代表入成都，机关部即派之洪与在省党人密议进行。之洪未发，走庶堪问大计。庶堪笑曰：“君此去，蒲罗恐未足与谋，吾与同志方有正事也。”同志，陶制字，之洪笑应之。既至成都，笃、湖珍、参、昭雪、张顺、刘裕光、杨伯谦、刘咏闾、龙鸣剑、刘永年等，及凤凰山新军党人皆与议，谓成都自丁未之役，省会防革命极严重，无铢寸可凭借，若在外发起，庶几可响应。于是党人分派四出，取川南东下，威远、荣县、富顺、则裕光，笃返自流井，湖珍返井研，参、颉则之青神、井研、荣县、贡井以南，皆密商定计，相机待动。

之洪归自成都，而重庆机关部复派回国琛入省，视察川西局势，国琛入地不两习，未得要领而还。重庆诸党人以全川民气尚不可为，会参、颉抵渝见庶堪、培爵等，告以青神、井研、荣县、

自贡间民气可用，且有党人居中策动，诸人益奋起，密谋革命。

渝人见同志会日强大，演说者集万众，哗动一时，不见庶堪等于会场有言论，窃窃私议之，党人以语庶堪，庶堪曰：“此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于是庶堪、培爵等日夜与诸党人谋，数书致各路，虑邮之泄，则遣腹心驰递之。各州县党人，始稍稍集重庆，决疑定议，谋财政，操运筹，周旋官吏，延揽党员。主盟，则庶堪尸之；事交通，任联络，征器械，发纵指使，则培爵、持尸之；联官绅，交客军，通往来，则之洪尸之；为书札，草檄告，则向楚、董鸿词、朱蕴章、陶闾、吴骏英分任之。熊兆飞、夏江秋则制炮弹。

乃书抵隆昌，约党人曾省斋驰赴渝，共谋端方。省斋复书，以谢、张、杨诸贤之才，足以办此，而民军以仓卒招募之众，当清廷训练之兵，惟有纷纷发难，使清军防不胜防，以分其势而杀其力，庶几可救败。乃在垫江小沙河集会徒众，通告四方，约期取垫江，共义者以人少为虑，复向大寨坪李绍伊借百人，绍伊遣王二冲、刘吉之率队至，又苦器械不利。省斋忿然曰：“同人顾虑太深，将何以成事？吾深晓垫吏终日事佛，军事毫无备，语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今其时矣！”于是以九月六日率队逐取垫江，光复县城，县吏遁。省斋所领众，专收取枪械弹药，不犯人民秋毫，全城燃爆竹，欢喜为贺。

适有官款八万余，将起解，王二冲等悉卷劫之，一哄而去，仍返大寨坪。省斋惧生变，乃下令退却，所得毛瑟枪三百余挺，药弹十数担，戒夫役质明整队出城，行三十五里，至母间桥，众主解散，省斋恐遭祸，亦主赴大寨坪定行止，谓此役取而不守，罪在王、刘、绍伊人也，过此集徒众，宜略加训练，从军令，受指挥，乃有济耳。张观凤曰：“是不足优，广

安有团练传习所，学生四百人，悉加入革命，教习十、九皆同盟会员，可招之来。”乃派张超伯赴广安，学生从来者二百余人，教习五人，于是悬旗募兵，留少壮，汰老弱，选得二千余人，用新军法编为一团二营，配列干部，日夜训练，于是月二十一日誓师出发，连取大竹、渠县、邻水、广安、岳池，而蓬溪、射洪、营山诸县，皆传檄而定。十月初，开全民代表大会，金举省斋为蜀北都督，张观凤副之。

顺庆金人拥清吏残杀党人，省斋出兵讨之，与驻县防军千余战终日，已肉搏登城，省斋中流弹，断右臂，乃退回广安。四川革命有都督，省斋为最早。

重庆诸官吏，署川东道朱有基，庸懦简出；知巴县事段荣嘉，柔良不任事；巡警总署署长杨体仁，朴愿；惟知重庆府事组传善，兼府城警察监督，并充添练巡防军统带，操政、军、警权，其人机警善变，号能官。党人以商业中学监督舒兴渭善辞令，常与传善亲近，推兴渭相机说传善，以传善性叵测，主慎重，罢原议。

府中学堂既为革命党机关部，庶堪、培爵辈密为主持，接受邮书倍平时，传善既疑怪之，阴令人尾其后探所为，而诸人皆未之知也。庶堪所居，背中学堂而近疏脱，每就培爵语，辄至夜分不去。一夕出校，见便衣四五人立门外，手灯笼哨异常时，则大惊。庶堪造传善，传善语曰：“人言教职中某某皆革命党人，信乎？”庶堪笑曰：“某某皆书生，必欲相中伤者，辄生尚庶近之也。”言毕拱手笑谢去。

时端方率鄂军过重庆，李湛阳以省亲自广州至，端方以湛阳在粤官巡警道，为督练亲兵统领，即以防军统领属湛阳，募新兵充之。党人多投身其间，因以间得通防军。川绅施际云、

代表端方召集官绅商学于总商会，之洪、江潘等提议举办团练，际云主团而不练，之洪力争之曰：“今各地盗匪窃发，不练无以资抵御。”传善欲防民，以无火器诿之。会员简达西尝管川东团械簿录，团枪铁炮刀矛可数千，当出一纸示传善，众议遂决。于是商会谋办商团自卫，士绅亦致力团练保安，向楚、李时俊、刘祖荫各分区集众倡民团，皆先以党人实其额，城中新兵，亦阴乐为党人用。

培爵等复令张颐等走夔、万，游说下东党人，同时起义。以肖参返荣、威、自贡，与诸党人谋，投身同志军，俾倾向革命。以陈育堂赴大竹，促张懋隆来渝策进行。

鄂军前队至资州、荣、威间，曹笃与李中儒领同志军拒之威远之瓦子垭，即有鄂军中党人王志高、蔡品三密向笃营要结，告其军革命宗旨。笃语之曰：“全川起义者皆革命党人，托名保路，以覆清室，为驱除难耳。”志高、品三以得川军实情有喜色，笃犹疑，恐刺探不遽信，而相过从日密。及张颐抵万县，端方所统鄂军后队适至。田智亮者，亦鄂军中党人，见颐则深语，谓武昌于八月十九日已起义。即为书与颐，密转鄂军前队立反正。颐挟书取道梁、垫兼程返。

时党人但懋辛以广州革命之狱，递解至重庆，刘光烈在广州自承为懋辛母弟，故亦连递，重庆士绅营宿，被庶堪等加约入同盟会，懋隆亦至自大竹，诸党人谋将赴渝起义，以应武昌，而未敢遽动，盖以成都号召一省，秩序当不致大乱，若自外发难，必启纷争，而凤凰山新军及诸党人，又无可措手，乃益阴联邻县急图之。

党人高亚衡自涪陵至重庆请方略，培爵等仍促亚衡返涪，各就邻县起义，以威胁重庆。亚衡乃商以王之甫率民兵趋长寿，

助涂海珊、廖子亚等反正。九月三十日，旋师回涪，宣布独立。初密议以武力举义，县议会人冉阶藩等闻其谋，一体赞成，要请和平反正。十月初，开会成立革命政府，亚衡被举为地方司令官，立发兵下忠州、丰都，分赴彭水，三县皆相继反正。由是下东云、万、黔江、酉阳，次第响应。

廖子亚本在长寿为体操教习，先自上海购运英吉利毛瑟枪百余挺至县，联合党人左尚、杨翥、冯常、卢相书等，密谋起义。后走重庆，约谢持至长寿商计，决由子亚先发难，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就试院县参议会召集绅民，首举义旗，县官沈漫云交印出，调集四乡团练成军。

酉秀间同志军蜂起，其同志会长刘杨等联结彭安国、白锦桢等谋起义，江西大贾瑞太利，赢于财，愿捐万金济餉，使人收团兵以绿林成军，以锦桢长军事，彭藻、彭烁副之。锦桢攻秀山，与清军统带高玉林战于石堤，锦桢父子死焉，溪跳免；而灿别攻酉阳龙潭，玉林闻警驰往，至则灿率数千人战稍利，绿林乘势群起合围，玉林虑援绝，遂遁。时酉阳士绅陈燕士迫县吏谢鹄显弃职逃，一县瑟然，刘、彭等入城，推燕士、陈菊参、陈德元、冉遇隆、夏声为五司令，维治安，遂反正。黔江人相惊革军至，盖县人王克明妾杨氏，其夫殉难死，闻武昌起义，阴聚徒百余人，托革命军造蜚语，执其仇王可臣等杀之，为书促潭国材速反正。国材以为革命军果至也，约同志百余人入城，召集士民，开会演说激动之。宁成衡首署名，曰：“事不成，贾祸不怨也。”于是相继署名者百余人。士绅王斐然，年六十余矣，县官王梁鼎以为祸首，捕之去，王杨氏挺身入署曰：“此事乃我所为，于斐然无与也，若欲杀之，请先杀我。”梁鼎惧，释之。遂于九月二十三日成立革命政府，举彭铸臣为司令。二

十七日，党人王颢书亦结徒众就合江起义，各县先后纷纷响应。

而重庆机关部为革命枢纽，初闻端方军舟运军火，将过涪州，机关部派谢持赴长寿，伺而劫之，不济而返。

而鄂新军中盖多同盟会员，川东党人易在中、柳达，阴识鄂军中要人，即命在中达赉鄂军后队书，密致其前队；涂传爵亦携黄兴书返蜀，驰抵成都，走凤凰山，以书予方声涛，声涛在新军势微，不敢轻举。

夏之时者，故同盟党人，毕业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旋蜀，以新党为大府所疑忌，沦下久，初隶陆军十七镇为排长，驻成都。同志会起，之时与党人陈宽等组《西顾报》宣荡之。复混迹同志会，密谋起事。既而知同志会志在保路，不足以图革命，又闻大府将逮捕蒲罗诸人，私以为事机可乘。部署未定，即被命撤其兵役，暂任留守。无何，各路同志军围攻成都，默察新军中多愤郁思动。九月初，奉命率步兵一队调戍龙泉驿，乃以种族主义编演白话，训练士兵，人人知感发。于是斡运驻驿新军步兵一队，骑工辎重兵各一排，宣布革命，众皆从之。十五日夜，约集武装兵二百三十余人，就附驿之土地庙督师起义，戕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适（赵）尔丰命教练官林绍泉赴资中逐端方，宿龙泉驿，兵哗，以枪射绍泉，中其髀，之时力保住之，得不死，扶之以行。众推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即夜率兵东下。

至简阳，与孙和浦兵遇，和浦为新军某协支队官，之时召集其步炮兵各一排，演说民族革命，众愿归附，增新兵百八十余人，步炮山炮随之。闻端方拥鄂军驻资州，不敢前，乃渡河取北路东下。次日，驰百八十里，止施家坝，众疲甚，惧追兵，官长逃者三人。土人来问行军意向，之时复集群众宣说，乃手刊中华革

命军总指挥印，出示安民。次日，兵将抵乐至三十里，闻新军管带龙光，奉令率大队追兵且至，林绍泉以危言恐怖士众，众益惧。之时复大宣说，鼓励士兵前进。行十五里，遇邮卒，检之，得乐至驻军情报，请统制派兵增援。乃伪为奉命援乐兵至，官兵迎之入城，即集驻乐军队，宣布革命假道，士兵归附者又三百余人。次日至分水岭，众奔疲，军心不固，思逃散，乃结盟以维系之。闻追兵缓进，休士一日。

次日行安岳道中，有王生者，以壶浆迎，具言其师王休奔走革命有年，今图谋安岳反正。之时即告王生达休。兵抵城门，闭不纳，将令攻之。王生出，道休正劝县令降。未几，令弃印遁，休出城迎，相见大欢。以军队多，餉乏，请休就地方借钱数千缗散给之。是夜龙光追至分水岭，以长书移让之时，速其自解散引去。之时商之休，休曰：“重庆诸党人密谋光复，组织久，并通鄂军中要人，宜赴重庆助发动。”于是之时答书，以革命大义让光，光下令攻之时，而军中有向义者，无战志。民间见光军纷集，亦燃炮数响应之。光立令不服从者缴械，率队返。光本革命党人，后语人曰：“夏倡独立，兵少，吾名迫之，实送之耳”。

光追兵既退，休整三日，乃拔队至潼南，驻二日，有合州代表白炳宣等，来白之时，谓合州愿自谋响应，不劳兵力，请速趋重庆。乃由舟取水道，行两日，抵江北黄葛树。之洪代表（重庆）总商会与黄崇麟先后至。商会许遣之时银二十万圆，米百石，请勿入城。之时笑谢之，与之洪密画步骤。之洪返，经龙隐镇、浮图关，说退水警巡防军，归语商会人曰：“夏军来，乃促成渝人独立，已拟露布，不者即入城。”于是之时亦兼程进，抵浮图关，天将曙，质明巡城，以望远镜窥巴县城在

指顾问，备整队入城。

而重庆自武昌首难，天下震撼，九江、长沙、安庆、昆明、贵阳先后响应，城中间外军将临，官吏兢兢不自保，特戒严，尤侧目中学堂。教员周晞颜工篆刻，买两石材，密刻蜀军都督及总司令官印，藏之馆舍。适有人停立门外久不去，晞颜疑之，阴复取印夹诸两腋间，出置他所。时李鸿钧，张煦诸同盟会员，纷纷集重庆，诸校学生中党人，亦群为革命效奔走，于是会党防军皆已密约效命。

十月朔，士绅集总商会密谈，既推之洪往说之时，欲即以防军统领李湛阳为都督，免地方糜滥。公举向楚，温仁寿、杨朝杰往说之。既见，湛阳流涕曰：“吾有老亲，不能当此非常，秩序如可维，维之；不可，愿党贤好自为之。”于是培爵庶堪等益急备，石青阳与卢汉臣等密招敢死队。十月二日，中营城防游击队先出，商勇三队，川东巡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皆袖白号章以应。培爵躬率义师，赴朝天观集会，与会者二、三百人，民众环集寺外石梯及街道者约数千人。川东道朱有基先期遁，重庆府组传善不至，县绅赵资生等推之洪、楚，先过李湛阳，同往要之。巴县令段荣嘉亦至。庶堪、培爵说下传善，促之洪出城答夏军。时鄂军党人田智亮等亦武装与会，李鸿钧、夏江秋、欧阳尔彬、陈崇功等，手执炸弹，在传善左右，周国琛持拳统响之。传善平日善口辞，今慑民众，语畏缩气沮，愿书同盟誓约，与荣嘉皆剪发缴伪印降，义军扶之游市，传善挽庶堪手，牢持不肯释。居民偏悬白汉旗。设军政府于巡警总署，众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通电全国，宣布独立，是日大事完，兵不血刃。

先是，之洪出通远门，守兵以无传善命令，不敢开城，乃